

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 No.3

比较政治学研究

主编 李路曲 | 主办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

佟德志 政治文化的比较维度

高春芽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方法与逻辑

欧阳景根 民主转型与巩固：

民主化理论模式的评析与民主巩固的序列分析模式建构

虞崇胜 陈 鹏 政治信任研究：历史、逻辑和测量

——基于1955年来全球政治信任研究成果的文献分析

谭君久 民主何以成功，何以失败？

——关于2010年各国民主政治几个重要事件的比较观察

黄卫平 陈 文 陈家喜 2011年新加坡大选的观察与思考

[美]威廉·K.塔布 王金良 译 进步的全球主义——挑战蛮横的资本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 No.3

比较政治学研究

主编 李路曲
主办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第3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政治学研究. 第3辑/李路曲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9

(CPS 学术辑刊)

ISBN 978 - 7 - 5117 - 1508 - 1

I. ①比…

II. ①李…

III. ①比较政治学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3853 号

比较政治学研究. 第3辑

出版人 刘明清

策划编辑 贾宇琰

责任编辑 侯天保

责任印制 尹 琪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11(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305 千字

印 张 21.5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3.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奕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目录

Contents

【比较政治学理论研究】

政治文化的比较维度	佟德志 / 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方法与逻辑	高春芽 / 16
民主转型与巩固：民主化理论模式的评析与民主巩固的 序列分析模式建构	欧阳景根 / 35
内涵式民主化：制度成长的动力与形态	汪仕凯 / 58

【比较政治学方法研究】

政治信任研究：历史、逻辑和测量 ——基于 1955 年来全球政治信任研究成果的文献分析	虞崇胜 陈 鹏 / 77
从单一国家研究到多国比较研究	李路曲 / 98

【比较政治学案例研究】

民主何以成功，何以失败？ ——关于 2010 年各国民主政治几个重要事件的比较观察	谭君久 / 114
--	-----------

多民族国家两种治道的冲突：苏联共产党在 族际政治整合上的教训分析	常士阁/129
生态危机：工业文明的外在性及其内在化	张劲松/141
转型社会中的政党权威：挑战与重塑	罗 峰/157
东亚协商政治与民主转型的比较研究：模式、理论与实践 ——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为例	阙天舒/171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

国外政府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施雪华 曹丽媛/182
民主化进程中中国城乡居民的政治效能感研究	李蓉蓉/199
当代社会结构变迁及中国共产党适应性分析	杨云珍/218
国家建设模式的类型和中国国家建设模式的选择	黄 杰/232

【比较视野下的地区和国别政治】

2011年新加坡大选的观察与思考	黄卫平 陈 文 陈家喜/249
巴勒斯坦难民民营状况考察	范鸿达/262
泰国政党模式的变迁与民主巩固	高奇琦/29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斯洛伐克的欧洲化与政治转型	周忠丽/305
新加坡2011年大选与宗教角色转变	章 远/321

【全球议题】

进步的全球主义——挑战蛮横的资本 [美] 威廉·K. 塔布 (William K. Tabb) 王金良 译/328
------------------	--

政治文化的比较维度

佟德志^{*}

【内容摘要】作为一个学科，政治文化实际上包含了本国政治文化、外国政治文化和比较政治文化，因而形成了本国传统政治文化、本国现代政治文化、外国传统政治文化、外国现代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现代政治文化比较等不同课程。在这里，我们主要从政治文化的层次结构和内容结构两个方面对其内涵进行进一步的界定，从而解释比较政治文化展开的维度。

【关键词】政治文化；比较；结构

政治文化的结构实际上是对其概念的一个再深入的过程，对政治文化结构的理解构成了对其基本要素的一般性理解，直接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内涵。因此，如何确定政治文化的结构，就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框架。如何确立这一框架对于比较政治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实际上规定了比较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比较维度。

实际上，从不同角度区分，政治文化就会呈现出不同结构。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比如，我们可以从国别上把政治文化的内涵区别为本国政治文化、国外政治文化；从时间上把政治文化

*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区别为传统政治文化、现代政治文化，等等。作为一个学科，政治文化实际上包含了本国政治文化、外国政治文化和比较政治文化，因而形成了本国传统政治文化、本国现代政治文化、外国传统政治文化、外国现代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现代政治文化比较等不同课程。在这里，我们主要从政治文化的层次结构和内容结构两个方面对其内涵进行进一步的界定，从而解释比较政治文化展开的维度。

一、政治文化的层次结构

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之后，阿尔蒙德在接下来政治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进一步确定了政治文化的结构，从而以认知、情感和评价三个基本要素确立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框架。阿尔蒙德的理解代表了西方对政治文化的主流理解。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体现为三种形态：认知因素，指对政治系统、官员、输入和输出的知识和信仰；情感因素，指对政治系统人员和执行的情绪；评价因素，指对政治目标的判断和意见。^①

就政治文化的内容来讲，西方学者对政治体系的主观倾向的理解并不一致，存在各种各样的理解。阿尔蒙德、普特南等人一般从政治心理的角度来理解政治文化，这实际上突出了那种可以通过心理学方法科学地获取政治文化特征的角度，也是一种经典理解。杰克·普拉诺在《政治学分析辞典》中亦认可这种解释。他指出：“政治文化是每一社会内由学习和社会传递得来的关于政府和政治行为模式的聚集。政治文化通常包括政治行为心理因素，如观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政治文化既是全社会历史经验的产物，也是每个人社会化的个人经验的能力。”^②

^① 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马殿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② 〔美〕杰克·普拉诺等：《政治学分析辞典》，胡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但对政治文化内涵的界定并不限于此，亦存在各种各样的定义。法根（Richard Fagen）、索罗门（R. H. Solomon）等人则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定义政治文化的内容。^① 布鲁姆（W. T. Bluhm）和威尔逊（Richard Wilson）等人则从更为广泛的内容出发，认为政治文化可以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② 另外，还有学者从民族性的角度来定义政治文化的内容。^③ 洛威尔·底特默（Lowell Dittmer）则从政治符号（political symbol）的角度来定义政治文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政治符号的系统”^④。

中国学术界对政治文化的结构性认识基本是从学科角度来划分的，从学科划分的角度来看待政治文化实际上是政治文化研究本土化的结果。从学科角度来划分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基本上形成了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这里可以进一步从政治文化的结构来确定政治文化的内涵。由于人们对政治文化所涵盖的范围有不同认识，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认识：

- (1) 广义概念：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制度
- (2) 中义概念：政治心理、政治思想
- (3) 狹义概念：政治心理

将政治制度也包括进政治文化的广义观点并不多见，但这一观点强调了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国内学者

① Richard Fag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Cuba*, Stanford Cal.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R.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② W. T. Bluhm, *Ideologies and Attitudes: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4; Richard Wilson, *Learning to be Chinese: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Children in Taiwan*, Cambridge: MIT Press, 1970.

③ R. H. Fitzgibbon & J. A. Fernando, *Latin America: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Hall, 1981.

④ Lowell Dittmer,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ymbolism: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Vol. 29, No. 4, 1977, p. 566.

有朱日耀、赵军、郑敬高等人，在国外学者当中，P. R. 穆迪等人即持这种观点。朱日耀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及其特点》一文中明确肯定了政治文化的三个层次：政治思想层次，这是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精华部分；政治心理则处于潜层次；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方式亦应该是传统政治文化结构中的基本要素。^① 在穆迪看来，“文化分析有时会造成特殊的假说。文化上的概括也不能取代制度分析或其他各类政治分析。文化提供了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力量得以运行的背景；反过来，制度、社会关系或历史事件规定了文化得以显示自身的方式”^②。

就普遍通行的观念来看，大多数人对政治文化持中义的认识，也就是说，政治文化不仅包含了政治心理部分，也包括了政治思想部分。这代表了中国政治学界研究政治文化内在结构的一个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义的政治文化观念即同广义的政治文化形成争论的局面。赵军的《如何认识政治文化及其研究的社会意义》，郑敬高的《从三个层面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质》，戚珩的《政治文化结构剖析》，胡象明的《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文化障碍及其克服途径》，刘泽华、葛荃的《王权结构的刚柔结构与政治意识》等论文即是典型代表。有意思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种争论基本消失，出现了向中义概念一边倒的趋势，中义的认识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中一种占主导性的认识。^③ 国内学者基本从政治系统的主观方面来认识政治文化，将所有关于政治系统的主观倾向都纳入政治文化的范畴。

徐大同教授曾多次指出，“所谓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的

① 朱日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及其特点》，载《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6期。

② P. R. Moody, Jr.,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1994, p. 740, 转引自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③ 具体的论证，参见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1页。该书完整准确地梳理了政治文化的概念之争，在此不赘。另可参见徐大同、高建主编：《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社会生活和所形成的各种政治理论、思想、价值观念的总积淀”^①。王惠岩教授基本认可这种观念，即认为政治文化既有潜层次的心理存在，同时亦有显层次的理性表达。他指出：“政治文化是长期积累的由诸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多层次的政治认识。政治文化具有历史性、民族性、阶级性的特征。政治文化是人们政治理性认识和政治情感的综合产物。”^②王沪宁教授亦认可将政治思想这种理论性较强的内容要素包含进政治文化中。他认为：“作为一种主观意识领域，政治文化包括了社会对政治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和价值，具体地讲，包括了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③这种认识已经渗透到政治学理论的教学过程中。比如，在王浦劬主编的《政治学基础》一书中即把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视为政治文化的两个层次。作者在该篇导论中指出：“政治心理主要是一种政治权利的精神现象……特定社会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则是政治权力意志的集中体现，其他政治思想也只是在统治阶级权力意志许可的范围内发生作用。”^④

从政治文化的中义概念出发，政治文化的内涵层次如下：

广义概念：政治心理、政治思想

狭义概念：政治心理

从政治心理的角度定义政治文化更符合政治文化的原义。阿尔蒙德曾经明确地认为，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是重合的，所谓政治文化即“指

① 徐大同：《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几点思考——政治文化的多样性与政治文化的民族性》，载《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另参见徐大同、高建：《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载《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徐大同、高建主编：《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② 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③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

④ 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242页。

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①。实际上，国内对政治文化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一般持狭义定义，更接近于西方研究者。比如，闵琦即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这三个结构来界定政治文化的范围，同阿尔蒙德的概念如出一辙；^② 张明澍则在《中国“政治人”》一书中从政治观念、政治知识、参与经历的角度来界定政治文化。^③ 两者的特点都是运用了大规模调查研究。前者在1987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而后者亦采用了调查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在《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一书中，作者即将政治文化定义为“政治系统的基本倾向或心理方面，它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取向”^④。这些观念基本上同西方政治文化刚兴起时的原义相吻合，同阿尔蒙德的经典概念大同小异。

我国学者俞可平把政治文化的结构分为五个部分，即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他认为：“政治文化就是人们的政治取向模式。作为政治取向模式，政治文化包括五个基本组成部分，即人们的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政治认知就是人们关于政治的智慧和知识；政治态度就是人们表现在政治问题上的性格和精神状态，如对政治参与是积极还是消极；政治信仰即是对政治目标忠诚与否；政治情感是对政治目标的依附或反抗的心态；政治价值即是对政治目标的判断和评价。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这五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并且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阶层中有某种规律性的联系方式，它们的有机结合便构成了一个民族或一个

① [美]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小G. 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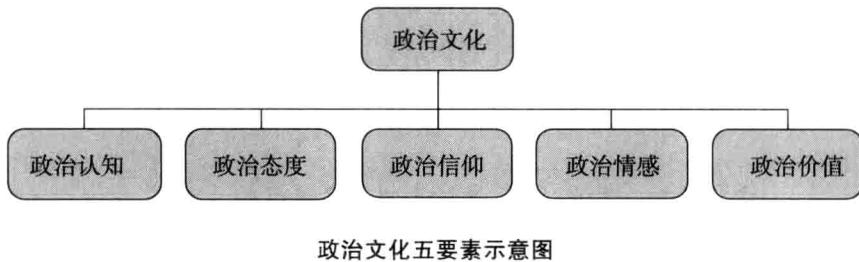
② 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 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页。

④ 潘小娟、张辰龙主编：《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1页。

国家的政治文化。”^①

对政治文化的这种认识可以做如下图示：



狭义与中义之争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形成，并一直存在于中国目前对政治文化概念的认识中。狭义概念强调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原意，而中义概念则强调了政治文化内涵的一致性。

实际上，我们无法把一个普通公民的政治心理同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态度区别开来，就像政治文化无法将精英的政治文化排除在政治文化之外一样。抛开具有一定影响并以理论形式系统化的政治思想，政治文化就无法完整地反映对政治系统认知的主观倾向。因此，将政治思想的内容纳入政治文化的概念内涵更能表现政治文化在概念上的一致性，即政治心理是一种潜层次存在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是以显形式存在的政治心理，两者构成了政治文化的两种表现形式，但实质是一样的，均是政治系统的主观倾向。

意识形态是政治观念系统化、理论化的表现形式。最初，意识形态主要指“观念的科学”，但在 19 世纪早期，这一概念主要用来指一种思考方式。后来，意识形态逐渐被视为一种系统化的表现方式。阿尔蒙德即认为，所谓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般的政治倾向系统化的外在形式。^②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是一系列意识和观念按照一定的逻辑组合起来的集合体，并具备系统化、理论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① 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5—87 页。

^② Gabriel A. Almo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8, No. 3, Aug. 1956, p. 397.

如果我们承认政治思想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那么，我们就无法将更为理论化、系统化，并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构成重要影响的政治意识形态排除在政治文化之外。因为毫无疑问，政治意识形态仍然是政治系统的主观倾向。我们看到，由于意识形态的引入，中义的政治文化概念进一步区别为以下三个层次，即：

广义概念：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意识形态

中义概念：政治心理、政治思想

狭义概念：政治心理

就政治意识形态是否应该被列入政治文化的范畴这个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认识。阿尔蒙德即从“系统性与显性”两个方面区别了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认为政治文化实际上是对政治系统“含糊、隐性”的认识，而作为系统性、显性存在的意识形态则不是政治文化的应有之义。与之相反，布鲁姆和威尔逊等人则将意识形态包含进政治文化之中。

国内学者对此亦有不同认识，但一般认为，意识形态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较早对这种内涵予以确认的当属徐大同和高建在《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只停留在感性、心理阶段是不够的，还是表层的……政治文化就不仅仅包括政治心理等感性部分，还应包括更深层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以及政治学说等理性部分，即包括经过人们对民族心理、民族的表层政治文化提炼以后而升华为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①甚至有政治文化研究者将大众政治心理和意识形态作为分析政治文化的两个基本维度，认为处理好大众政治心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使其尽可能保持一种和谐状况，对于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都是至关重要的。^②一些有影响的教材也逐渐将

^① 徐大同、高建主编：《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② 郑维东、李晓男：《政治文化的两种维度：政治心理与意识形态》，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这种认识作为共识加以传播。比如，复旦版的 MPA 政治学理论教材即把意识形态视为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该书指出，“在任何政治文化系统中，政治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①。

我们认为，如果从政治系统的主观方面来理解政治文化，那么，无论其反应形式如何，但其指向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就其内容来讲，应该归入政治文化的范畴之中。

实际上，人们一般对政治文化概念的区别并不十分严格。比如，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曾经指出：“政治文化是政治中的主观因素，是政治思想、政治信仰、政治观念、政治价值标准、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的总和，它的表现形式有理论形态，心理趋向和情感趋向等。”^② 但有时他又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赖以生存的文化条件或背景，即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流行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心理等”^③。这里并没有提及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

政治文化的概念之争反映了政治文化在认识上的区别，是一种表达的需要。只要在规范的学术研究中有所交代，它并不会曲解政治现象本身。因此，我们并不试图在诸种政治文化概念中强求一致，而是采取了比较灵活的界定。我们可以在概念的架构上体现广义概念，但这并不是否认其他概念的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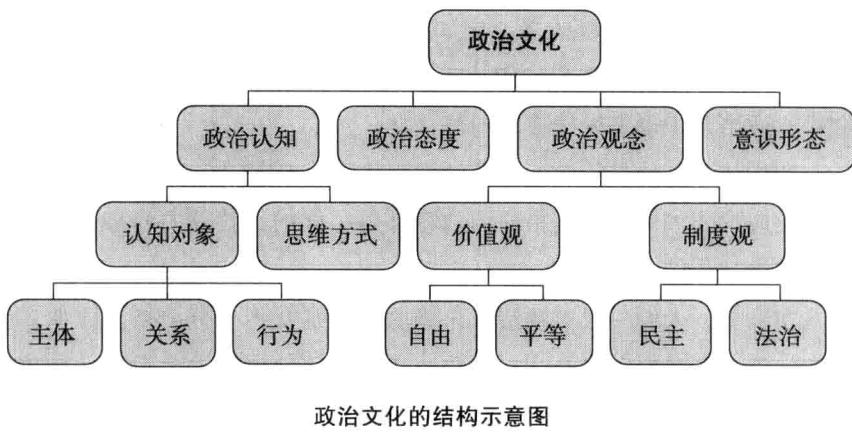
二、政治文化的内容结构

我们进一步将这一概念层次细化为四个基本范畴，即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这种内容结构的细分如下图所示：

① 孙关宏、胡雨春主编：《政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0 页。

② 朱日耀主编：《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 页。

③ 刘泽华：《序》，见葛荟：《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 页。



1. 政治文化的静态结构

所谓的“政治认知”即政治主体获得政治知识的过程。一般来讲，认知就是对客观存在的知识进行观察、记忆的活动，是一种心理过程。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过程。人脑接受外界输入的信息，经过头脑的加工处理，转换成内在的心理活动，进而支配人的行为，这个过程就是信息加工的过程，也就是认知过程。而政治认知就是对客观存在的政治现象进行认知的过程。

研究作为一种心理过程的政治认知需要现代心理学、信息科学、神经科学、数学、科学语言学、人类学乃至自然哲学等学科交叉发展。但一般来讲，政治科学的研究常常是研究政治主体形成的政治认知水平，尤其是政治主体具备的政治知识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在政治生活中，政治文化主体会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等政治社会化的媒介对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主体进行认识，这一认识的结果即政治认知的内容。政治认知指政治文化的主体通过政治生活的实践对政治系统进行实然性的认识活动。从认知的一般规律来讲，认知包括了对象和方法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政治体系中，政治认知的对象是极为丰富的。一般来说，只要是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对象都属于政治认知的范围，既有国家、社会这样的宏观主体，也有个人这样的微观主体，甚至我们可以把政治主体对自身

的认知也纳入认知对象。在政治认知的体系中，主体不仅是政治文化的承载者，同时，它还会成为政治认知的客体。因此，政治文化的主体既是政治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政治文化的载体。由于意识形态的引入，政治文化的主体不再只是政治心理的主体，同时还可以是组织、团体，或者是政党，在某种情况下，民族国家亦成为重要的主体。在比较政治文化的视野中，这种主体通常是国家。

在政治生活中，政治主体对认知对象的认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在一起的，主体对自身的认识通常会扩展到对主体间关系的认识。政治主体一般都会在一定的政治关系中认识被认知的对象，不仅将这些认知对象区别开来，而且还联系在一起，甚至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某种排序，从而形成了与主体认知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关系。一般来讲，权利关系从个体的独立出发，而权力关系则从个体之间的合作着眼，两者从本质上构成了政治认知的两大领域，在政治文化领域中，权力与权利构成了政治认知的两个主要方面，即政治文化的主体如何看待政治权力的作用，如何看待政治权利的保障与发挥。在权力基础上形成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直接决定人们对政治系统的主观认识。同时，不同的权利观念亦是主体间关系的一种表现样式。

如果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去考察政治认知的对象，还应该包括政治主体对政治行为的认知，这里既包括对宏观主体的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认识，同时也包括了政治主体对个体政治行为的认识，诸如革命与改革、统治与参与等等都是政治认知的内容。统治、管理行为的认识实际上是对权力关系运行的表现形式，而政治参与行为的认识则体现为人们对政治权利行为的认识。作为政治发展的两种重要形式，革命与改革表现出的政治发展观是政治体系运动的形式。实际上，作为决定个体政治行为的主观因素，政治文化必然包含对政治行为的认识，比如，成功的政治参与行为构成了政治参与的能力感，对政治参与的行为就会形成积极的态度，从而渗透到政治文化当中，并影响其进一步的政治行为。

政治认知另一个重要的要素即思维方式。如果说政治认知的对象构成了政治认知的内容，那么，思维方式则是获得这些政治认知内容的手

段。在这里，思维方式即政治认知的模式，即政治文化的主体认识和思考政治生活的方式。思维方式的不同不但决定了对政治认知对象的取舍，而且直接影响对政治认知对象的认识。比如，由于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西方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形成了很大差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更注重形而下层面的“治国之道”，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则更注重形而上层面的“城邦之善”。同时，思维方式不仅是主体获取政治认知的方式，同时还会直接影响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的形成，构成了政治文化从政治认知向处于更高层次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转化，从而由主体内部的实然向应然转化的一个桥梁。

政治态度是一个复杂的内涵。有时候，人们以政治态度来指称政治文化，认为政治态度实际上是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等因素的复合体。这以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为典型。在这部著作中，阿尔蒙德多次用政治态度同政治文化互换。^① 这种认识有一定代表性。比如，戈登·阿尔波特（Gordon Allport）即在《态度》一文中指出：“政治态度是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共同组成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组织，用以引导或影响个人对有关政治目标、政治情境的反应。”^② 这在中国学者那里也具有一定代表性。例如，王敏在《政治态度：含义、成因与研究走向》一文中即指出，“政治态度是指政治人对政治目标与政治情境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③。

在这里，所谓政治态度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政治态度，只是积极或消极的政治情感。对于政治认知、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研究比较独立，而相对来说，对于政治态度的研究则很难将其从政治文化的各个要

^①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马殿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4页。

^② Gordon Allport, “Attitudes”, in Carl Marchison (ed.), *A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Worcester, MA: Clark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802–830. 另可参见 H. T. Renolds, *Politics and the Common Man*, Illinois: The Dorsey Press, 1974, pp. 3–6, 他亦将政治态度区分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三种要素。

^③ 王敏：《政治态度：含义、成因与研究走向》，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